孵太阳

姜龙飞

孵太阳是冬日的一大胜景。

阴阳潜移,春秋代序,终于草木萧条,万物肃杀。“泽国龙蛇冻不伸,南山瘦柏消残翠”(岑参)。这节令,最叫人惬意称快的,莫过于趁一时之暇,笼双臂于袖,觅一角向阳的旮旯,坐定,懒洋洋地享受紫外线的沐浴。这时刻,人世的一切荣辱沉浮,统统可以暂付阙如,生活的所有枯寂烦扰,一概莫与较长论短。敞开一颗超然之心,独对光灿灿辉煌的一轮。

这时刻的温馨,大抵起于足趾而向上辐射,如同不胜酒力的浮突,“何必东风来,一杯春上面”(白居易)。魔幻般的熏陶长驱直入,浸腹润胸,直贯双穴。脸颊有彤云飞起,突突突地跳达于天庭地阁之上,游走在两翼龙脊之间,浑身上下的每块肌肤、每寸经络,都随之而宽缓松弛。

这一刻的脉息,恒久绵柔,吞吞吐吐间,呼凡俗之浊秽,纳天地之精粹,不愠不躁,深吁长叹,但觉阻塞的胸廓渐次清通,淤积的肚腹徐徐烊溶。不消一个时辰,必然筋骨酥松,身心出窍,百骸融畅,中无一念,眼前的锦山绣水倏然远去,泥也似的瘫作一团,鼻息如雷。

孵太阳的最好去处,不在都市,而在乡村。瓦屋纸窗,鸡鸣狗吠,已添三分迷瞪。羁旅之人,倚定一扇柴扉,或坐或仰,屏蔽了都市的所有喧嚣,甩掉了红尘的一切纠葛,近观斜阳疏竹,远眺残雪乱山,以至物我两忘,渐臻飘飘欲仙之境。

无聊也好,慵懒也罢,得闲孵太阳,负暄壮阳,曝光养阴,别人当然不好置喙。譬之诗人的“残荷听雨”、画家的“搜奇求怪”,未必人人有这份雅兴,但于你无心,未必于他无趣。“子非鱼,安知鱼之所乐?”生命是他的,生命的存在方式也是他的。“三日不唱芭蕉之作”,你的心坎未必种草,他——日本江户俳句诗圣松尾芭蕉的嘴里却长满荆棘。片刻的悠游之于大多数庸常之辈来说,“不为无益之事,何以遣此有涯之生?”诸如“谈笑间,樯橹灰飞烟灭”之类的白日梦,一般不会光顾孵太阳的芸芸众生,倒也是实情。然而,孤清之中自然孤独,却又何尝不是一番难得的灵魂自由,或可避邪杀毒,健保人格?

乡味

王 瑢

每趟回太原,得空便想去钟楼街。且行且看,溜达至柳巷老鼠街,远远望见店门上高悬着一块大匾,墨底金字写着“老鼠窟元宵”。进去点上一碗(八只),找个靠窗的位子坐定,观街景,吃元宵,惬意悠然。

盛元宵的粗瓷笨碗,平底、阔沿,有的还豁个口。谁会在意这些?莹白的元宵小小的,软滑挤聚,幸福感莫名升起来。呵,是久违的感觉。

元宵并非只是一味甜,但若要问究竟怎么个好吃?还真不好形容。南汤圆,北元宵,虽说都是用糯米粉制成,味道截然迥异。

小时候想吃元宵,似乎非得等到元宵节。然而在太原,“老鼠窟元宵”一年四季都在卖。店门前永远大排长龙。不禁想起有次去成都,恰逢中秋,特意去吃赖汤圆。个儿真大,居然要比“老鼠窟元宵”大出好几圈,皮薄馅大,且一味甜软,筷子稍用力,馅料顷刻流溢。顿觉人生丰腴。似乎元宵更弹牙,是因为皮厚且馅少的缘故?

只要吃元宵,总会想奶奶,想起她有一回用吃过的罐头瓶给我做了一个“走马灯”,可以一直转一直转。怎么做的?奶奶手把手教我再做一个。竹篾、红纸,麻纸、麻绳,等到灯做好,桌下案上,糨糊比比皆是。那种红颜色浸入桌面,很多天都擦不干净。毕竟是自己做的灯,顽童毫不珍惜,哪知个中艰辛?疯玩一阵,转眼便弃之不理。奶奶是智多星,又找来个废鞋盒。剪刀在四周随意戳弄,未及看清,已然出现几个镂空花朵图案。以纸壳做灯罩,中间置小小烛头,再用细铁丝固定。点着后,光亮忽隐忽现,闪闪的烛火将灯罩上的镂空花倒映在院墙上,一时间烟火斑斓,明暗跳跃,盯看久了那些小花仿佛即将要绽开。这一幕深深刻入脑海,及至多年后网上搜看敕使河原宏执导的电影《利休》,主人公也做了一个雷同的灯罩,只是将镂空花变做小鸟。看那灯光照射下的鸟儿在墙上腾起落下,翩然振翅,我的眼前奶奶闪出来……

月朦胧,灯光幽暗之下的美人,愈显令人心动。即使并没那么俊美,亦自平添几丝风韵。灯光微茫、闪烁,心情莫名跟着神思恍惚起来,明暗跃动的一刹那,整座城市里的风物与过往,人与事,仿佛顷刻间比平日里妩媚鲜妍许多。

古人看灯并不说“看”,说“闹”。看也好,闹也罢,不过照例都是人挤人。过节赏灯究其根本,无论旧时当下,看与被看者的心思,从来就不在灯上。

晋北乡下有一出民间小戏《闹花灯》,青年男女一对对立于台上唱。这灯那灯,一气数了几十种。然而美妙的夜晚天色晴霁,星月交辉,有情人蜜意柔情,恨不得哪里昏暗往哪里去,还顾得上数灯?

旧时官府里有专门的灯官,年年只在元宵节这几日方才得以出来风光。但见那戏台之上扮演者,男女无分,一律穿件硕大红袍,黑帽黑靴,只是仰面欢蹦乱跳。自始至终并没一句台词,蹦跶一番径自扬长而去。台下看官如同雾里看花。我有时在想,人们之所以迷恋沉醉于云雾迷蒙之感,实则是喜欢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。

今年元夜日,月与灯依然。韶华流逝不复返,唯有清风明月,是上苍赋予人间永恒的温柔与皎洁……

大地鲜美,万象如新

刘锦涛

两个人的除夕也很像除夕。阳光照进屋子,把地面、桌面上的尘埃照得无处逃遁。从上午开始,擦窗,扫地,抹桌。这个节日不会有人来访。母亲在乡下的妹妹家。因为疫情,心有余悸,往年已成惯例的年终聚餐取消,新年也不走动。儿子一家前一天去了张家口。他们将在那里过新年。我看看网上,那里白雪晶莹,掩盖了山脉、河流,只剩下茫茫的白。这个春节,只有我和老妻,守着一堆空无。

一点一滴地做着迎新的准备。不放过每一个卫生死角,让每一只瓶子、杯子,每一本东倒西歪的书,每一件穿过或未穿过的衣衫,都整齐归队。让这个家依然有待客的气象。万一真有不速之客,家里呆不住了,一步跨进门来,我将何以应对?笑脸?抱拳?压住内心的欣喜,说“谁要你来的?”

下午,开始做菜。肉包子、红烧肉。鱼有两种,一条黄鱼,一盆油煎小鱼。机关食堂购买的套餐,一样一样摆出来。酱鸭、油爆虾……

五时许,菜上桌,摆满了一桌子。我坐在桌前,目光炯炯,模拟一个饕餮之徒,又想象宾朋盈门、觥筹交错。

天暗下来。两个人,一个面南坐,一个面东坐,吃饭。两个人的除夕也有仪式感。窗外响起了零星的爆竹声。吃过晚饭,我下楼,在小区里散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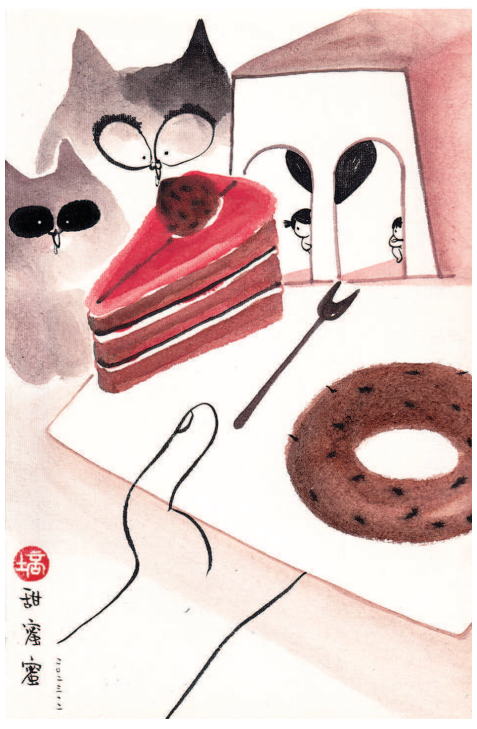
零星的爆竹、烟火,在离我不远不近的地方爆响闪耀。先是试探性的,点点滴滴,如组成文章的一个个词组。这仿佛是一种召唤,更多的烟花正在走来,或步履蹒跚,或迫不及待,好像它们已经等待许久,只等一声令下,便来集合,让词组成为段落,凑成一篇锦绣文章,或抒情,或叙事,或悲壮,或喜庆,或欢欣,或愤怒,激扬文字,山呼海啸。

爆竹声更加密集的时候,已经听不清是从哪里发出的声音,周围的天空里,到处是烟花,直线上升的,四面绽放的,千姿百态,眼花缭乱。声音也是,沉闷的,尖利的,从这里那里响起来。空气里散发着硫磺味,即使戴着口罩也有扑鼻的刺激。有一阵,我从弥漫的烟火中穿过,令人想到战场,想到枪林弹雨,已经很久没有听见、看见这样的场景了。新冠疫情让城市静默,被压抑已久的这一年,我的人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磨难,除夕之夜,重新走进热闹,该是怎样的释放!

零点时分,爆竹声达到高潮。天地在动。我的肋骨根根颤栗。这是人间的声音啊,虎兔相交,岁月更替,经历磨难的人类百感交集,止不住声嘶力竭地呐喊。这声音不知会惊醒什么,地下冬眠的虫豸,会不会骤然醒来,伸个懒腰,发一声喊,目瞪口呆地看着这除夕之夜的烟花之雨。

初一早晨,推窗一望,发现真的下雨了。昨天的烟火,已被大雨洗涤干净。

大地鲜美,万象如新。



甜蜜蜜 (插画) PP殿下

老茶农私房菜

陆 彦

曾读阮毅成先生《三句不离本杭》,读到其中关于龙井村的描写:“西湖春季百花齐放,山色更为鲜艳。尤其是三四月之交,从虎跑到龙井,正值采茶时节。龙井村的人家不多,却散落得开,而家家都是以采茶为生。山居女儿,提篮挈筐,高低错落在茶树丛中。虽则脂粉不施,却个个眉清目秀,衬映出湖山的天然颜色。尤其是茶农的家人,特别彬彬有礼。我们走累了,随便到哪一家,都有新茶款客。所谓‘明前’‘雨前’,在大都市内异常名贵,而在茶农家中,并不值钱。用瓦制的茶壶,煮开了山中的流水,泡上一杯,那茶色又绿又嫩,那茶香可远闻数里。所有凡尘俗虑,完全消除。”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。

自从2015年定居杭州后,去过龙井村数次。每次去都会随机走进一户茶农家,请主人泡杯龙井茶给我喝。我在龙井村的观感,和阮毅成先生笔下的描述一模一样。虽然现在的社会商业氛围浓郁,但只要你愿意花时间深入龙井村,依然可以感受到茶山淳朴的氛围。茶好喝不贵,主人亲切有礼,真是宾至如归,每次去过都想再去。最近偶然又去龙井村,不仅喝到了龙井茶,还吃到了老茶农亲自下厨做的杭式私房菜。

那天我想去“老龙井”探看宋朝的两株蜡梅,不想闭门装修。这时我感到有去洗手间的需要,就走进最近一户茶农家,问女主人泡杯杭州产的“九曲红梅”要多少钱,30元。我付了钱,先去洗手间。

等我从洗手间回来,见桌上一玻璃壶“九曲红梅”已泡好,女主人给我拿来了瓜子仁等伴茶小吃。我边喝茶边与她聊天,自报家门:我是写东西的。这也是我8年前成为自由撰稿人后逐渐形成的习惯。因为我到哪里都喜欢拍照片,最好先说明身份,以免人们误会。

没想到女主人听说我是写东西的,把当家的喊来了。当家的正准备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,却苦于不擅长写材料。我半开玩笑地说:“老板,材料我帮你写,钱我不要,你送我一点茶叶就行了。”“茶叶小意思,”说话间,女主人拿来了一罐男主人亲自炒的“九曲红梅”,一盒自家蒸晒的番薯干送给我。老板又重新泡上了一杯他亲自炒的一级龙井茶,我俩聊起天来。

原来男女主人都是土生土长的龙井村人。7岁就跟着妈妈上山采茶,采一天算一个工分,长一岁加一个工分。在龙井小学读到五年级的时候,双双辍学回家。1984年,龙井村分茶田到户,他们开始采茶、炒茶、自产自销,一直到今天,转眼已近40年。

喝完一杯龙井茶,老茶农又泡一壶他亲自炒的“桂雨”红茶请我喝,边喝边聊着茶和茶农的生活,不觉到了午餐时分。老茶农说:“我做饭去,你且在这里喝茶,25分钟后我就把菜端上来。”我不肯坐在那里等着吃,于是也跟着下厨。只见厨房里有两个很大的灶台,一旁有一个水龙头,接的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泉水。老茶农手法熟练地处理半条包头鱼,先将其片成鱼片、加淀粉轻揉、入大锅轻炸,接着将炸鱼片捞到笊篱里。接着他起油锅,炒花菜、西红柿、香菇。然后将炸鱼片放入锅中,加适量水和调料,大火烧开、起锅。这个大盘菜姑且叫它“杭式什锦炖鱼”吧,色香味俱全,太好吃了!原来老茶农不仅会炒茶,年轻时还曾经在杭州最早的一家四星级饭店担任过一年的后厨总监,跟大厨学了不少手艺。

我说到做到,真的帮助老茶农写好了“申遗”材料,又趁机蹭了他几顿私房菜。老茶农又做过一次“杭式什锦炖鱼”,还做过好吃的炖茄子、鱼头豆腐、椒盐炸虾。不过我最想念的还是“杭式什锦炖鱼”。跟老茶农说好了,来年春茶开采的时候,我去体验一下采茶。老茶农说,那时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,每天中午开一大桌吃饭。茶香饭香,我期待着。

诗人与作曲家的缘分

晓 文

在记忆的路径上,印象最为深刻的是,屠巴海老师没有名人的“架子”,在我眼里巴海老师看人的角度永远是平视的。去年九月,文汇出版社为我的新诗集《鸢落》在田子坊艺术中心,举办“书香田子坊”上海书展——2022年新书《鸢落》签售活动暨第二季“心缘”晓文诗歌朗诵会。按照活动流程,主办方要求我在朗诵会结束前,作为新书的作者,给出席活动的嘉宾和读者朗诵一首诗。记得在某一次的聚会上,我怀着忐忑的心情,试探性地问了巴海老师:“老师,能否邀请你出席我的新书签售会?”让我没想到的是,他爽快答应了我的盛邀,并且对我说:“在签售会上,你朗诵,我给你钢琴伴奏。”这意外的收获,让我欣然不已。

可以说,我与屠巴海老师属于忘年交了。忘年交通常是指不拘岁数、辈分有差距,但友情及交情很深厚,思想相似的朋友。我与巴海老师的交往也正体现了这三个方面:彼此交谈不拘岁数、辈分和差距;我在朋友圈里发表新创作的诗歌,巴海老师每次都给予我鼓励,对于写的好作品,还写上评语赠言;而我们交流歌坛轶事和歌曲创作的话题时,彼此都有心有灵犀的相通感。

我与巴海老师相识于2019年的一个深秋。那天,应《解放日报》之约,写一篇有关“红色经典歌曲所传递的历史厚重感”题材的文章,我与歌唱家孙美娜在南京西路的一家咖啡馆采访了巴海老师。初见他,精神矍铄、可爱可亲、思维敏捷、语言很接地气。当我问起《不忘初心》这首歌有啥特点时,巴海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这首《不忘初心》之所以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,最大特点在于旋律采用了大调式、民族调式及与中国的语言非常好的结合,给人以亲切感和意气奋发之感。这首歌的大调式能给人号角式的、明亮的厚重感,也代表国家的庄严。谭维维和韩磊的演唱,唱出了中国人的气势和厚重感。”言辞中,透露出一位著名作曲家的深厚音乐功底。

为了确保我在签售活动上的诗歌朗诵质量,巴海老师还主动邀请我去他家里进行配乐朗诵前的彩排,并叮嘱我别对外人说。可以看出他做事的严谨认真和对一个初露诗坛新人的呵护。也许是一种缘,彼此相识在秋天,去老师家里彩排也在秋天。刚进屋,巴海老师就让我去见了他的夫人。他的夫人也是一位音乐人,陶世泉老师见了我很高兴,亲切地与我打了招呼,随后我进了彩排的屋内。坐定后,巴海老师对我说:“陶老师难得一笑,也许之前听我讲今天有个诗人要来,所以看见你特别高兴。可能与她爱好文学有关吧。”听了巴海老师的解释,我内心有种莫名的感慨和激动。“因为夫人喜爱文学,所以我也喜欢上了,对诗歌也蛮喜欢的。”巴海老师说。我不由得想起巴海老师所作词作曲的那首脍炙人口的《崛起的东亚》和由他作曲20世纪80年代初央视《新闻联播》后播放的那段迷人的《天气预报》配乐《西湖的清晨》,这乐音弥漫的诗韵,让人难以忘怀。或许,这就是诗人与作曲家的缘分。正是这特殊的缘分,把我们彼此拉得更近。在新书签售活动上,他对在场所有的人说:“我是晓文的粉丝。”

缘是悠扬的笛声/你会寻声而去/因为它是一种呼唤/……缘是点燃相遇的灯火/照亮如约而至的孤烟茅舍……缘是人生一道夺目的风景。当巴海老师为我的朗诵弹奏完最后一个音符时,感动的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。

十日谈

忘年交

他长得有什么特点,我模糊不清,可他却偏偏常入我梦。

责编:刘 芳